# 第一章　哲学的诞生

哲学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问。虽然在人类文明的精神形态中，哲学的诞生要晚于艺术、神话和宗教，但由于哲学所特有的旨趣和引人入胜的魅力，几千年来始终是仁人、智者、先哲、圣贤们一心向往、孜孜以求的精神王国。哲学缘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呢？哲学又诞生于何时、何地？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有什么功用呢？一连串的问题摆在那些想要进入哲学之门、探索哲学之玄妙的人们面前。这些追求哲学的人们希望在思想的王国得到精神上的启迪，以便深入哲学的堂奥，领略形而上的智慧之神韵和魅力。

了解哲学的起源，首先就无法回避对哲学的界定。然而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却难以得出一个统一而精确的答案。从哲学的诞生之日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是哲学家们试图给出答案的问题，于是哲学史上便有了如此多的关于哲学的定义。例如，黑格尔说：“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①] 18 世纪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8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认为：“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① 马克思则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② 每一位哲学家在进行哲学研究时，总是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先在视野，有着某种关于哲学的特定的前理解。所以，不同的哲学家对哲学作出不同的界说也就不足为怪了。诚如罗素所说的，什么是哲学，“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世上没有两个哲学家会作出同样的回答”③。

同各门具体科学不一样的是，哲学没有精确的定义和研究方法。也正因为这样，哲学具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任何一种对哲学的界定，因其自身的局限性、狭隘性和相对性，都将造成对其他解释的遮蔽。既然对“什么是哲学”不可能获得最终的和绝对的意义，既然每个研究者、每位哲学家都对“什么是哲学”作出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不同的哲学观，划分成各个不同派别，那为什么这些派别所研究的东西仍然被称之为“哲学”？其内在的一致性究竟在哪里呢？这恐怕只能从哲学自身的思维特征中寻求答案了。

## 一、哲学始于“惊异”

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迄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追溯哲学诞生的初始时刻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会记载如此久远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事件，将哲学的“生日”记录下来。所以谁也不能确切地肯定哲学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些学者认为，在古希腊早期诗歌作品中就可以找到

① 转引自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21 页。

③ 《哲学译丛》 1983 年第 5 期，第 70 页

哲学思想的雏形，赫西俄德是西方哲学的真正鼻祖。因为赫西俄德著有《神谱》一书，在该书中，他以诗人的想象和通俗的神话作基础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和万物的生成。虽然这种神谱学理论具有探索万物起源的理论倾向，也确实为哲学作了准备，但是它借助的毕竟是超自然的力量和动因，未摆脱原始宗教的束缚。所以把赫西俄德奉为哲学的始祖总不太恰当。另外一些人则追溯得更久远，认为在希腊民族远未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之前，在东方民族文化中就已经有类似哲学的东西存在了。

人们习惯上认为西方哲学的创始人是泰勒斯——希腊小亚细亚商业城市米利都的一个聪明的商人。如果你拿一张欧洲地图看一下，你就会看到希腊的地形就像人的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它弯曲的手指伸向地中海。它的南面横躺着那巨大的克里特岛，东面横过爱琴海便是小亚细亚，如今寂静、冷落了，但在两千多年的大部分岁月里，这里却有人潮汹涌、繁华热闹的商业城市。西方哲学的智慧之芽便萌发于此。为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出现在希腊富饶的城市米利都，而且其开山祖师是一位大商人呢？原因恰如“圣经”中所说的，整天忙于身体最基本需求的人，为了挣面包而精疲力竭的人，到了晚上是再也没有精力去思考什么哲学问题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和哲学最先诞生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数学所以先兴于埃及，就因为那里的僧侣阶级特许有闲暇。”[①] 所以哲学出现在希腊的米利都，由泰勒斯开创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哲学始于闲暇还属于哲学赖以产生的外部条件，从而尚不能够充分地解释哲学起源的话，那么对宇宙人生的惊异之情便构成哲学的真正始因。亚里士多德在讲述哲学的性质和起源时曾经说过：“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于自然万物

①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第 3 页。

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动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① 亚氏还形象地比喻说：“欲作研究而不先提出疑难，正像要想旅行而不知向何处去的人一样。”②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也说过：“惊讶，这尤其是哲学家的一种 πάθος（情绪）。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别的开端。”这地地道道是哲学家的 πάθος，即惊讶，因为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别的决定性的起点。’③ 作为 πάθος，惊讶乃是哲学的开端，惊讶承荷着哲学，贯通并支配着哲学。狄德罗说得好：“惊奇是一个伟大现象的第一个效果：这是要哲学来消除它的。”④

有人说，和哲学一样，科学也始于惊异。比如说，人们惊奇于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四时的往复循环，万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惊奇于人体的构造和功能，于是天文学、生物学、解剖学、生理学纷纷作为独立的学科而确立。但是各门具体的科学关涉的只是一些界限明确的片断知识，这些知识部门，无不邻接着一个环绕的未知领域。人们一旦跨进并且深入这个领域，就从科学走进了玄想的境界。玄想的活动是一种探索，一种寻求新的领地的探索，这就是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每个领域都开始于哲学的探索。哲学的探索为科学的发展开辟新的用武之地。爱因斯坦说：“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⑤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5 页。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37 页。

③柏拉图：《泰阿泰德篇》，转引自《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版，第 602 页。

④ 《狄德罗哲学选集》，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58 页。

⑤ 《爱因斯坦文集》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519 页。

哲学寻求万事万物的最后原因和原理，它力图透过万事万象寻求普遍性和统一性。哲学不仅要寻求事物之所然，而且要再思得事物之所以然之故，而后不为事物所惑。当我们认明事物的基本原因后，才能说知道了这事物。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将宇宙万有称为存在者，因为人们惊讶于存在者，惊讶于存在者存在这回事情以及存在是什么。受这种惊讶的驱动，他们才开始了哲学的运思活动。在一切科学中，当我们探索其最根本的旨趣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和存在者本身打交道。在各门科学中完成一种逼近万物之本的工作。其实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有了对这种探求最终因的学问的界定。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在整理和编纂其老师的著述时，将亚氏论述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根本知识和总体知识的著作编在了物理学著作之后，称其为“物理学后诸篇”，英语称之为 metaphysics。其前缀 meta 义为“在……之后”。这些著作所讨论的内容，亚氏称之为“第一哲学”。在亚氏看来，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差别，在于哲学所探究的是“宇宙万有”之最根本、最原始的原因，他称之为“第一因”。故而，研究“第一因”的学问就被称为“第一哲学”。中国近代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根据这门学问超出经验范围而专门探讨思辨对象的特点，将其汉译为“形而上学”。

当然，“形而上学”的形成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不是一下子就上升到如此抽象思辨的高度的。让我们还是从泰勒斯开始讲起吧！

生活在大约公元前 624 年至公元前 548 年之间的泰勒斯，最先对我们生存其中的千姿百态的世界发出惊讶之情，他第一次开始了对山、水、星座、动物、我们自身和“居住”在我们肉体内的我们的精神的探索。但他所关心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本质。他要探究现象后面隐藏的是什么，要弄清世界如此丰富的形态，像山脉、动植物、风和星星、人类及其行为和思想，实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是些什么东西，所有这些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还有，这一切是哪里来的？是由什么构成的？什么是它们的本原？那包罗万象的唯一，决定万物的形成、形态和存在的规律是什么？或许泰勒斯本人并未明确自己所从事的思想活动关涉这些基本问题，然而他却是第一个拉开人类探索事物本质和原理活动的序幕的人。人类早期追求智慧的这种活动，也留给后人太多难以忘怀的回忆。相传泰勒斯是一个执著于思考的人，他常常流露出对茫茫星空的惊异之情，于是经常抬头观望星象，脚底下的事情不可避免地被忽略，闹出了笑话。据柏拉图描述：“泰勒斯之观察星象时，因为脸朝上而掉到了井里。一个诙谐而幽默的特拉克（Thrakisch）姑娘嘲笑他说，他想知道天上有什么，却没搞清楚他前方和脚下有什么。”日常生活中的哲学家由于太投入于思考，正如柏拉图所说：“同样的笑话恐怕会发生在所有哲人身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习惯沉思的人对周围的人和事会视而不见，他不仅不知道他（它）们在做什么，甚至没注意到那是人还是其他生物……如果他站在法庭上，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被要求必须说明他脚下或眼前的什么东西时，他肯定会引起哄堂大笑，不管是在特拉克姑娘面前，还是在其他民族之间，他会糊里糊涂地掉到井里或陷入其他尴尬的境地；他笨拙可笑，常给人留下幼稚的印象。”① 然而当事关本质性问题时，普通人便一无所知，哲学家的时刻便到来了。

泰勒斯通过自己的探索，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的著名论断。为什么泰勒斯单单在水的影子中看到了万物的本原呢？据亚里士多德猜想，是因为所有生物都是在水的滋润下维持生命的。仅凭“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简单的命题就奠定了泰勒斯哲学鼻

① 威 廉 · 魏施德：《后楼梯——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考》，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页。

祖的地位，那么他提出此命题的意义究竟何在？稍微具备哲学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将纯物质的水作为万物最基本的元素，表明泰勒斯还只是一个初级的唯物主义者，世界的初始结构如此复杂，绝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水即本原”的假设就可以回答的。但是我们要体会命题背后的时代意义，要仔细推敲，当泰勒斯说万物本原为水时，他要告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在泰勒斯之前，古希腊人都求助于神的动因来解释万物之起源。希腊人谈到他们的神，更多地是指现实世界隐秘的深层。他们认识到贯穿于世间各个方面的斗争现实，称之为战神阿宙斯；他们意识到正午那超自然的宁静，称它作泛神，并以此来表达他们的世界观：一切真实的东西都建立在神性之上。神性的存在才是现实之现实。而泰勒斯却断然放弃了对神的依赖，用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这意味着人们对宗教观念、对神开始产生了怀疑，人们意识到必须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去思考，在运用自己理性的过程中寻求表面形态各异的万物背后更深层的东西。泰勒斯找到了这深层的东西是“水”，“水是万物的始基”确认了世界的统一性，哲学真正的生命旅程开始了。黑格尔对泰勒斯的这一命题评价甚高，指出：“哲学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因为借着这个命题，才意识到‘一’是本质、真实、唯一自在自为的存在体。在这里发生了一种对我们感官知觉的离弃，一种对直接存在者的离弃，——一种从这种直接存在的退却。希腊人曾把太阳、山岳、河流等等看成独立的权威，当作神灵崇拜，凭着想象把它们提高到能够活动、运动，具有意识、意志。……无限地、普遍地予以生命和形象，却并无单纯的统一性。有了那个命题，这种狂放的、无限纷纭的荷马式的幻想便安定了，——无限多的原则彼此之间的这种冲突，这一切认定某一特殊对象为自为地存在的真实体、为独立自为高于其他一切的力量的种种观念，都取消了；因此确定了只有一个‘普遍’，以及普遍的自在自为的存在体，——这是单纯的没有幻

的直观，亦即洞见到只有 “一” 的那种思想。”①

泰勒斯的弟子阿那克西曼德继承了泰勒斯以自然解释自然的哲学传统，但是他对先行者的哲学观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要选中“水”呢？构成万物的始基本身不应该是具有自身特殊形式的一种具体东西，而应该是某种不同于所有这些具体之物的某种更为根本的规定。阿那克西曼德称之为“无际”、“无限者”、“无穷者”，即充斥上下四方的一种无限量的物，世界由此而生，又回归于此。在阿那克西曼德仅存的著作残篇中有一段较长的篇幅这样表述道：万物的本原是无限者，万物发生之处也必然是它们寿终正寝之所。因为时间法则决定了它们应为自己对他者的过失相互赎罪。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无限者、无穷者是比水更具永恒性的东西，它才是绵延不断的、具创造性生命力的万物之本原。

米利都学派的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阿那克西美尼，其理论同他的前辈相比，有点倒退。他虽然认为有一种基本的物质，但是设想它就在具体物质——空气之中。我们周围不同的物质形式都是从空气的凝聚和疏散中产生的。空气构成灵魂，它正像维持我们的生命那样，维持世界的生命。及至以后毕达哥拉斯关于“数是万物本原”的理论、赫拉克利特的流转说等等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试图用单一的原则去解释世界。巴门尼德实现了伟大的转变。巴门尼德明确指出，要寻求真正的存在者，就不应以我们周围的现实为标准，不应局限于暂存的东西，而应当去观察永恒的、长久的、超脱于任何现实之上的东西。巴门尼德要做的是把这个唯一在的“存在”标示出来，给它贴上“标签”。首先，它不像有限的、暂时的局限者会分裂成无数的个体，而是万物在其中相互关联的一个统一体；其次，它不知道什么是对立和斗争，它承认整体性、不可分和相似性；最后，它的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第 186～187 页。

特点不是暂时性和不间断的运动，而是静止和永恒。巴门尼德因此对整个哲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并不是唯一有效的，但哲学所认为重要的不是给出答案，而是提出问题。所以尽管哲学家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探求新的答案，但问题从来没有改变。正因为如此，哲学每每走到它历史的关键时刻，都会回到它的起点，重新以直接的方式提出现实的绝对本体和恒久性产生暂时性的问题，因为这从来都是一切可能的哲学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哲学关注世界万物，哲学惊异于它的奇妙与伟大，哲学最终的问题是世界的深层。正如康德所说，人类具有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他说：“如果说形而上学已实际存在，那么，即使不把它看作学问，也应当看作自然的倾向。人类理性并不因为博学多识的虚荣心的推动，而实在是由于其自身内部的要求所激励，热烈地趋向‘理性之经验的运用及由此引申而来的原理所不能解答的问题’。”① 所以，无论何人，当其理性成熟到可以思辨时，就常常自发地带有某种形而上学的倾向。

从泰勒斯开始的西方哲学并未仅仅停留在自然哲学层面，自然哲学的知识论传统发展到极至，必然会要求有一个内在化的转向，由对自然的探求转变为人的自我追问。这一伟大转向是由苏格拉底完成的。雕刻在希腊帕尔那索斯山麓德尔斐神庙柱石上的那句著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被苏格拉底在新的意义上重申之后，标志着西方哲学确立了自己的真正主题。哲学必须关心人，惟其如此，人才会热爱哲学。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只有人才是最令哲学家惊异的存在，从而构成哲学的永恒之谜；同样，也只有通过人的存在，才能给出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内在理由。

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 1960版，第 39 页。

以上所介绍的只是西方哲学的起源，那么哲学在东方又是如何起步的呢？概括地讲，东方哲学的源起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阿拉伯哲学三大分支。由于大家公认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特征上对比鲜明，代表了东西方思想的基本差异，所以，下面以中国哲学为例讲述哲学在东方的起源问题。

在讲中国哲学的起源之前，有一个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在此也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不得不谈：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

“中国有无哲学”问题的提出是 20 世纪以来的事情。在“哲学”这一舶来词传入中国之前，我们有自己的经学、子学、儒学、道学、心学、佛家的义学，却唯独没有西方所谓的“哲学”。哲学（Philosophy）和科学（Science）、宗教（Religion）、文学（Literature）一样都是外来词。“哲学”一词是日本学者西周在 1837 年译西语 Philosophy 而使用的。后来，中国学者使用“哲学”一词用来指称中国古代研究“形而上者”的学问。然而自哲学传入中国之日起，“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就一直遭质疑。西方学人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信心十足地宣称：哲学自始至终是为西方所特有的，“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①]。如果中国有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有严密的理论思辨体系吗？有完备的逻辑论证吗？的确，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没有鲜明的逻辑、思辨特征，即使有逻辑、思辨的成分也是极浅显的。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说过，中国先秦虽有名学，然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日后并未发展成严整的逻辑与科学方法。所以名学不是中国哲学的重点，当然不可以此来了解中国之传统思想。[②] 因此，以西方哲学所具有的鲜明的逻辑思辨性作为中国哲学合法地位的根

① 德里达语。转引自王元化《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载《文史哲》2002 年第 2 期。

② 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 页。

基是不牢固的。那么，中国哲学成立的根基该往何处寻呢？答案就寓于哲学的本义之中。中国人早已认识到：“哲学者，本于希腊语之费罗索费。费罗者，爱也，索费者，智也，合而言之，则爱智之义也。”① 虽然日后关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人们却无法给哲学下一个明确、严格的定义，因为斯宾诺莎说过“一切肯定都是否定”。人们唯恐陷入片面肯定的偏执之中，遮蔽哲学的其他方面的含义，所以在哲学的定义问题上慎之又慎。这也是为什么使一个哲学家最为尴尬的事情就是问他“什么是哲学”的原因所在了。然而，尽管人们无法在“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有一点却无法否认，那就是无论在日后的发展中哲学又负载了多少内涵，“爱智慧”的基本含义肯定始终寓于其中。既然哲学为爱智之学，那么岂能说中国无哲学？当然，同是爱智的学问，中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概而言之，西方哲学的智慧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思维中的思维，即“纯粹的思”；而中国哲学是一种心性之学，是生命哲学，是关于人格提升、道德践履、生命伦常的智慧。二者在致思取向上存在分歧。中西方哲学同为爱智之学，它们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逻辑知识论和超越的心性论成为哲学智慧的两个方面，二者并不存在以一方否定另一方，以一方存在为根据取缔另一方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否则的话，就必然会像《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那样：“道术将为天下裂”而“得一察焉以自好”。也正是由于中国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是以“生命”为中心而展开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所以在表达方式上，它不会也不能采取精确、科学的逻辑语言。隐喻、寓言、诗化的表达成为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

①葛兆光：《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载《开放时代》2001年11月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作了简略回答之后，现在再来讲一下中国哲学在起源上的特征。在中国哲学中，我们很难找出一个像泰勒斯那样的哲学开创者。因为中国哲学的起始主要是体现在许多古代典籍当中，并且是由许多人经过许多年代的合作才得以发端的。概而言之，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是许多人合作的、最早的典籍，是中国哲学的发祥地。尽管如此，中西方哲学在起源上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二者都源于对宇宙、人生的惊异之情，而且和西方哲学实现了从自然哲学的知识论传统到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哲学转向相似，中国哲学也存在一个从对天道的敬畏、探索到对人道的关注的内在化转向。

在中国社会的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自然对人类来说还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在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四季交替、斗转星移及旱涝之灾等自然现象，在古代人看来却是鬼神、天等超人格的力量操纵的结果。当中国进入阶级社会的第一个朝代——夏代之后，统治阶级便开始利用人们敬天、畏天的心理统治、压迫人民。《尚书·召诰》中说：“有夏服（受）天命。”继夏之后的商朝又出现了巫术，统治阶级又利用这种形式假托神的意旨，迫使奴隶、平民和属国人民为他们从事战争、耕作和贡纳财物，并经常把奴隶作为殉葬品和祭祀的牺牲。夏商的这种以天命作为自己的统治的根基的传统在周朝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周文王之子周公秉承了前代的天命思想，为周朝灭商和今后的统治寻找合法性。西周的统治者说：“天命靡常”①，“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②。意思是说，不是我们周朝敢违背殷（商）的命令，是天不保佑商朝。这是西周统治者利用天命思想

① 《诗经·大雅·文王》。

② 《尚书·多士》。

论证灭商的根据。另一方面，周公又以“天命”为核心，总结夏商以来的统治经验，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周礼。其中，劳动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敬德保民”是周礼的基本思想。

周礼的制定虽然曾一度使周朝处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然而这种礼乐制度并没能长久存在下去。至春秋时，就有一部分开明之士渐不信鬼神及所谓天道。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史嚚云：“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① 昭公十八年，子产云：“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② 定公元年，士弥牟曰：“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③ 可见，春秋时代，人们虽未否认所谓天道及鬼神的存在，但是对之却早已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了。与遥不可及的天道相比，人道更接近人的生活。此后，随着世袭井田制度的瓦解，庶民解放，营私产，为富豪，社会经济制度出现了一次大变动。周朝的礼乐制度逐渐失去了经济制度的依傍，也走向了土崩瓦解。而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孔子为了维护上古的礼乐传统，创立了以“仁”为本的儒家学说，为几近瓦解的礼乐制度寻找人性的根据。继孔子之后，人道、仁、人性的问题逐渐被提到中国哲学的日程上来了。如孟子就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四善端；荀子主张“性恶论”：而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及至以后的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人性问题一直是哲学家们讨论不休的话

① 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5 页。

② 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5 页。

③ 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5 页。

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学术现象呢？只缘于人们对“人”这种存在物的惊异，才有了哲学千百年来的永恒主题，也才出现了哲学史上对人性问题永无休止的探讨和争论。

## 二、哲学就是“爱智慧”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哲学似乎永远是一门玄虚高妙的学问。哲学和普通人之间似乎总有一道难以跨越的心理屏障。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就曾说过：“真正的哲学是满足少数评判者的，它有意地避免群众。因为对于群众，哲学是可厌的、可疑的。所以假如任何人想要攻击哲学，他是很能够得到群众赞许的。”① 然而哲学愈是显得玄妙，愈加使人产生对它的深深敬畏之感。所以，无论是有志于终生在哲学大厦中探宝的人，还是偶尔去游览这座大厦的人，都一再地提出他们心中的疑问：“什么是哲学？哲学的魅力究竟何在，以至于使如此多的大哲、圣贤追寻它的足迹不断探索？”哲学发展的历史和趋向表明，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上来。正如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指出的，不管哲学家们如何思考，“哲学最终似乎都要一再返回于那些根本性和起源性问题，返身于哲学是什么和它终将是什么之问题”②。

概括地讲，哲学是一门“爱智之学”。这种说法有其词源学上的根据。前文提到，“哲学”一词，汉语中原本没有，它是日本学者西周在 1873 年用来翻译西语 philosophy 一词的。philosophy 源自希腊语，是 philein （爱）加上 sophia （智慧）构成的，意即“爱智慧”。按照这个意思，哲学就是追求智慧的学问。既

①转引自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24 页。

② 恩斯特·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 页。

然是求智，必与求知不同，知识并不等同于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智慧是创造的力量，而知识则是记忆的堆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说过：“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① 如果知识和智慧可以等价的话，那么人的大脑就成了简单的接受容器了。哲学的开放性、创造性特征为众多哲学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的广阔舞台，从而形成了流派纷呈的哲学派别。多样的哲学和分歧的思想之间“彼此互相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黑格尔形象地将哲学史比喻为一个“厮杀的战场”。

哲学作为“求智之学”，显然是一门关涉人的精神生活的学问。与各门具体科学不同，哲学并不具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和实际效用。现在人们之所以重视研究各式各样的具体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等等，是因为这些学科对人类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而这种实用性是哲学所没有的。有人说，哲学家是“在黑屋子里寻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黑猫的人”。甚至有人把所有的哲学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对愈来愈多的东西知道得愈来愈少，直到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一无所知；另一类是对愈来愈少的东西却知道得愈来愈多，直到他们无中生有②。对哲学及哲学家持这种看法的人只因为他们抱有一种“现实”的偏见。他们只承认人有物质需要，只晓得人体需要食粮，却忽略了为心灵提供“食粮”的重要性。只有在心灵的“食粮”中才能够找到哲学的价值；也只有不漠视心灵“食粮”的人，才相信研究哲学并不是浪费时间。哲学能使人从经济上的利害冲突、患得患失、熙来攘往的生活中超脱出来，进入自由的精神殿堂。在追求智慧的活动中所获得的精神上的自由与富足比肉欲的享受和世俗的追求要崇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2年版，第 22 页。

② 参见亨利·托马斯、达纳·李·托马斯《大哲学家生活传记》，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第 Ⅲ页。

高和有尊严得多。当然，这里丝毫没有贬低人们的物质需要及其满足的意思，仅仅是意在希望人活得更像个人，让人那作为“天使的一半”更多些，作为“魔鬼的一半”更少些罢了。

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下哲学所关心的问题，或许会比抽象的定义更容易让你了解什么是哲学。在日常生活中，成年人常常被孩子们的那种天真而不乏深刻的穷根究底式的追问弄得瞠口结舌、不知所措。这些看似古怪的问题，却真实地表达了孩子们的刚刚萌发的自我意识。正是它们构成一代代人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弥久常新的永恒难题，例如：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向何处去？”

“世界是什么？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我为什么会死？死是怎么回事？”

“世界上有神存在吗？如果有，那它是什么样子？”

“大自然是神造的，还是它自己创造的？它是人类真正的家园吗？”

“生命那么短暂，每个人终有一死，那么人为什么要活着？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

这些问题的答案，仅仅靠知识、经验是不能获得的。它需要人们对宇宙、对人生去感悟，去思索，以寻求自己的解答。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以自己思想的智慧之光，照亮了我们人生的道路。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部供研读的圣经，而且是一部人生旅程的指南书。据说，有一天，一位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到实验室，向他们展示构成一个人身体的物质。这些东西装在一排贴着标签、排列整齐的密封瓶子里。——“这是从前一个名字叫约翰·史密斯的人的全部物质”。学生们记下了玻璃瓶上的标签：

够装满一只 10 加仑圆桶的水。

可做 7 块肥皂的脂肪。

可做 9000 支铅笔的碳。

可做 2000 根火柴的磷。

可打 2 支钉子的铁。

够粉刷一个鸡窝的石灰。

少量的镁和硫磺。

“这一切都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学生作完笔记后说，“但是，约翰·史密斯在哪儿呢？”

教授答道：“回答这个问题是哲学家的事。’①

哲学既为爱智之学，其魅力亦就寓于智慧之中。那么，智慧何义？智慧又何为呢？直接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哲学与具体科学的联系和区别把智慧的内蕴展示出来。

作为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科学和哲学是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思想维度。哲学与科学的分野，在西方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科学以未分化的形态蕴含在哲学母体之中，科学和哲学两个概念常被模糊地使用。随着社会实践的丰富，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经验知识也日益精确化、系统化。一个研究领域一旦形成了精确的系统知识，就立即成为一门“科学”。就这样，当各门具体科学在哲学的胎胞里成熟之后，便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去，确定了各自具体的研究领域。也因此就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科学似乎总在征服、占领、前进，而哲学却似乎总在丧失自己的地盘。然而哲学不是“李尔王”，那看起来的停滞不前甚至萎缩，只是因为它把胜利的果实留给了自己的“女儿”——科学，而它本身则怀着神圣的永不满足的情愫又继续向前，去开辟新的领地了。所以科

① 参见亨利·托马斯、达纳·李·托马斯《大哲学家生活传记》，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Ⅲ～Ⅳ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